

國際共黨動向之研究

國際關係研究所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十六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卅五次學術座談會，討論題目為「國際共黨動向之研究」。座談會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應邀出席者有（以簽名為序）：施岳、關素質、夏忠茂、尹慶耀、王啓升、馮達、陳元、萬大銓、鄧公玄、呂律、王道、郭乾輝、丁楚源、王修誥、趙惠謨、羅石圓、黃天健、王利、張棟材、谷正鼎、曾虛白、顧翊羣、賴吉容、張深俊、畢英賢等廿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卅五次的學術座談會。時當溽暑，能够請到各位光臨指教，謹代表本所向各位致謝。

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國際共黨動向之研究」。上個月五日國際共黨在莫斯科集會，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天。在這個期間，又有許多的發展。今天請來的都是對這一個問題、以及有關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和學者。

在沒有請各位指教之前，先提出幾點淺見，請各位一併指教與參考。

這一次國際共黨會議的主要任務很清楚，依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有四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在這次會議中，要就當前的形勢作一個檢討與分析。不必看其內容，就可知道這個檢討分析說形勢是對他們有利。但是，是不是有利，那些地方有利，那些地方不利，都是很清楚的事實擺在我們前面。而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時，不但根據他們的公開資料，也根據我們所看到的其他有關資料，今天的情勢究竟對國際共黨是利或是不利？對我們是利或是不利？有利之處在那裏？不利之處在那裏？

第二個目標，布里茲涅夫在其報告中所提到的是：檢討共黨之間的關係。顯然，他們發現在共黨之間的關係有許多地

方，需要加以檢討的。例如，俄共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對匪關係問題等，都是他們自己需要檢討的，而這種關係的發展，不但影響到國際共黨的本身，也影響到我們自由世界，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三個目標是要在會議中檢討各國共產黨和所謂進步勢力的關係。換言之，他們是要來檢討其本身的對外的關係，當然不僅包括所謂進步勢力，還有其他的力量在內。

第四個目標是通過檢討後，如何確定現階段國際共產黨的任務，如何謀求行動的統一。可以說，這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經過許多檢討，形勢判斷分析以後，再找出來如何協調內部，開展新形勢，謀求行動統一之道。

從我們來研究，會議的報告，以及會議完畢後俄共中央全會所作的決議案等等來看，這一會議究竟能否達到預定的目標和任務，準備如何做？一方面是他們的需求，一方面是他們準備採取的作法，這兩點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當然，形勢對他們不是百分之百的不利，可能也有有利的地方。所以我們要分析：他們能不能達成這個任務，用什麼方法，採取什麼步驟。他們所採取的步驟對他們本身以及對我們整個自由世界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也是我們需要仔細研究的。

此外，從布里茲涅夫的報告看，可以隱隱看出，這次會議表面上是反美、是反帝。但是，事實上，尤其從世共會議後俄共中央全會的決議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今天俄共的第一個敵人，在東方是共匪，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在世共會議裏，俄共沒有明白指出中共為其攻擊的對象，僅是含混地檢討，可是在俄共中央全會的決議裏邊，很清楚地指出，是要把現在共黨分裂的責任放在共匪的頭上，要與共匪堅決的、不斷的鬥爭到底。在西方，西德是他們的重要目標之一。當然是反美、反帝，但是西德是使他們受到威脅的，他們要對抗的一個勢力。他們將怎樣做？也就是他們的動向，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一點，是今後自由世界將採取一個怎樣的作法？匪俄衝突擴大，共黨陣營不能夠團結、不能統一，固然是個很好的局勢；其實，反過來看，自由世界內部同樣的發生這種情況。所以，如何把這些問題綜合起來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世界各國的政治家都在研究這個問題。在自由中國，各位先生平日對這一方面問題有很深的研究，我們的看法和意見一定會受到社會人士與國際上的重視。

我們提出了四個討論題綱，請各位先生不必拘束那一點，至於題綱中沒有提到的，也歡迎發表高見。當然，也不必按照題綱的秩序，各位先生想到什麼問題，就請不吝指教。請各位先生盡量的把握時間發言。

下面的討論，想請本所副主任郭乾輝先生代替兄弟主持。郭先生對這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刻。兄弟因要趕到木柵政大參加一個會議，所以不能在這裏聽各位的高見，請各位原諒。

趙惠謨先生：

國際共黨不會再有統一組織

匪俄衝突將繼續有限度擴大

本人今天僅想就個人的常識所見，請教於各位先生。

經過這次莫斯科世界共產會議之後，本人對國際共產黨的今後動向有四個看法：第一、國際共黨今後不會再有強有力的統一組織。第二、國際共黨今後不會再有新政權的產生。第三、匪共與俄國的軍事衝突，將繼續作有限度的擴大。第四、國際共黨是正走向沒落的道路。

第一點，我為何確然地說國際共黨今後不會再有強有力的統一組織？不管它將來怎麼樣變，這可說是從歷史演變下來的。在座各位先生，對這個問題，可能會有相同的看法。我們回憶四十年前，第三國際可以真正指揮全世界的各地共黨，可以對各地共黨發號施令，在我們清黨期間，中共再三聲明第三國際要他這樣辦、要他那樣辦。當時的第三國際不僅是統一的組織，而且是強有力的組織。俄國的史達林即藉第三國際這一組織，統一指揮各國共黨。可是，在二次大戰中，史達林宣佈解散第三國際，其原因是為了應付美國，應付英國，表明當時俄國對德作戰是為了保護俄羅斯祖國而戰，不是為了共產主義而作戰。這是史達林的一個相當高明的政治技術，使英美安心的幫助他，尤其美國的羅斯福總統真相信，世界共產黨不再是可怕的。因而訂立了雅爾達密約。可是，同時因此也使世界各地共產黨開始認清，第三國際的存在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可以由史達林、由俄國單獨宣布解散的，使它的威望受到損失。所以，史達林宣布解散第三國際是國際共黨組織的第一個重大打擊。史達林死後，黑魯曉夫鞭屍，說史達林如何獨裁如何的橫暴，如何違反共產主義，簡直是萬惡不赦。依我個人的了解，在史達林死以前，世界各地共黨認為共產主義的祖宗，除了馬克斯、列寧外，史達林不僅是代表俄國，而是代表共產主義的。但經黑魯曉夫宣布他的罪惡、實行鞭屍以後，使世界各地共黨又覺得，第三國際既可以解散，而史達林原來是一個壞蛋。這是給國際共黨組織的第二個打擊。到了匪共與蘇俄的衝突正式形成了，

世界更不會再有強有力的統一國際共產組織產生了。黑魯曉夫下台之後，經過布里茲涅夫多年的努力，最近在莫斯科勉強召開這次世共會議。但在會議中，俄共方面雖想正式公開譴責匪共，結果竟辦不到。這就是說，世界共黨內部也無法統一。我們看有偽政權的匪共、北韓、北越是有參加會議的，連每天要蘇俄幫助一百萬元美金的古巴也祇派觀察員勉為列席，可見其對國際共黨組織的態度。所以，本人認為，在第三國際時候，由蘇俄主持的這一國際共黨組織對各地共黨是父子關係；史達林死後，是變成了兄弟的關係；到現在，兄弟的關係也很難維持了。所以，我說國際共黨今後不會再有強有力的統一組織了。

第二，國際共黨今後不會再有新的政權產生。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共產政權，大部是二次大戰之後產生的，當時的形勢是個混亂的局面。我們看，最近十年來所成立的共產政權祇有古巴，當時美國對古巴局面認識不清，所以先容忍其成功後又有豬灣事件，在黑魯曉夫要到古巴去建立飛彈基地之時，我相信，美國當局一定感到非常後悔，沒有先把古巴共黨政權消滅掉。所以後來當多明尼加共黨政權有成立可能的時候，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就毫不客氣的先自派兵前往阻止。美洲國家組織不同意是另一回事，先派了兵再說。所以，我們今天看，世界各地的人民是普遍厭惡共黨的，在亞洲、在非洲的共黨組織，亦皆沒有力量單獨起來奪取政權；歐洲更不用說；在美洲方面，至少美國不會讓有新的共黨政權在那裏成立。依個人常識判斷，今天的世界上，除了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特殊情形外，在目前的情況下，不會再有共黨起而革命而成立的新政權。就以越共為例，北越在幫助、匪共在幫助、俄國也在幫助，但在它宣佈成立臨時革命政府以後，其政府究竟在那裏？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是沒有所在地點的。在這種情勢之下，今後世界上不會再成立新的共黨政權了。

第三，匪俄之間的衝突將繼續有限度的擴大。為什麼會繼續擴大？我的看法是，蘇俄方面雖然希望由大化小，由小化了。然而，在匪共方面，為了對內要借民族觀念、借愛國主義來欺騙民衆，來剝削民衆，來壓迫民衆。所以，匪俄衝突，是匪共要繼續，而不是蘇俄願不願意。可是，匪共是不是願意對蘇俄作戰？作戰是有的，但是那是非常有限度的戰爭，例如最近黑龍江的衝突，是不會擴大的，今後縱然擴大也有限。因為完全停止下來，匪共對國

內的人民將沒有一個對外的敵人，以便欺騙壓迫剝削。但匪共如對俄真要大規模作戰，他在新疆的核子根據地，立刻就會遭到毀滅。今天，美國絕對希望俄國同匪打，匪共不是不知道，他現在反美反俄，但是就不會真的同俄國打，使自己先受損失。所以，這種大規模戰事在當前是不會有的。然而，在國際上，匪共與俄共是會繼續激烈爭取領導權的。它說，蘇俄的修正主義是不革命的，他才是真正代表馬克斯主義的革命者。各位先生！國際上一班幼稚的青年學生們，一班害左傾病的半智識份子，真是有把「毛語錄」拿起來在手上搖的。去年法國的風潮，法國共產黨就怕受傾向匪共的學生出來操縱，結果果然有傾向匪共的學生的出現。現在美國的SDS學生組織也漸有少數公開傾向匪共的。人的行為與年齡有關係，今天在座的先生多是中年以上的人，我們不能完全以自己的心理看二十歲的人。所以我們今天不好專向青年學生們說，你們不應當這樣激烈，不應當這樣幼稚，而應當善為解說開導。因為青年人總是憧憬着理想的世界。在將來，匪共必然用欺騙的手段，主要的爭取對世界青年的領導、對左傾的知識份子的領導。而蘇俄則對已經組成的共產黨力求保有領導力量。兩者分道揚鑣地活動。但是，他們兩者彼此之間相互駁斥，相互攻擊，其力量是會對消的。你說我是左傾幼稚病，我說你是修正不革命，而受共產主義宣傳的人，反不知道那一方是對的了。匪共與俄共對國際共產黨領導權的爭取雖將日趨激烈，但在邊境上的衝突將只會繼續，只會有有限度的擴大，而不會有大規模的戰事發生。

第四，國際共黨必然的走向沒落的道路。今天，在義大利、在法國，共黨是兩個最有力的政黨，已承認議會政治制度，已不敢公開宣傳暴力奪取政權。他們為要在議會中作大多數，只有努力爭取共黨以外的選民。雖然是在以虛偽的宣傳，騙取選票，但在共產黨本身，因為長久的想在議會政治中爭取勝利，他們或多或少就必須變質；結果則由變質而漸趨於沒落。民主國家的共黨若想經由議會掌握政權，固然會由變質而沒落；就已經為共黨掌握政權的國家，為了發展經濟、繁榮，為了減少人民反對，也一定要或多或少變質。今天，南斯拉夫的經濟系統變質，捷克斯拉夫想變而沒有變成，羅馬尼亞在變，蘇俄本身也在變。馬克斯所見到的是一百年前的資本主義，今天資本主義本身早已變了。所以，共產主義必然先要變質，更由變質而走向沒落。另外一些死硬派，要革命到底的，如匪共、古巴；這種共產黨更將很快的

由內部必然發生變亂，必然由崩潰而消滅。所以世界共黨是正走向沒落之路的。

谷正鼎先生：

國際共黨的成就是侵略武力

其失敗是精神分裂組織分裂

今天討論的題綱有四點，第一是國際共黨現況及其趨勢；第二是國際共黨近年之成就與失敗；第三是國際共黨會議赤化世界策略；第四是民主國家防止赤化之道。今天我個人就根據規定的要點發言。

關於國際共黨現況及其趨勢，我想，略過不講。

第一點先講國際共黨近年來的成功與失敗。對現已掌握政權的共黨而言，尤其是蘇俄與匪共，他的成就是軍備建設，即國防工業比較突出。可以看到，蘇俄過去是個落後的國家，現在在軍備方面逐漸趕上美國；而匪共也有核子試爆。凡是共黨政權皆不管人民有沒有飯吃、有沒有衣穿，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來發展武力，準備侵略。所以共產國家對自由世界發生威脅的，就是他的軍備工業與侵略武力的突出發展。共產黨第二個成就是滲透、顛覆、擴張的成功。史達林在生的時候，中東沒有蘇俄的力量，美洲更不用說，但是現在的中東，俄國對阿拉伯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地中海已出現了俄國的海軍。在美洲，建立了古巴共產政權。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國際共黨對美國的滲透成功。我們看一看美國姑息主義的論調，就是共產黨的傳聲筒。我們知道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精神堡壘，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共產黨看到這一個重點，於是集中力量向美國滲透。今天，尼克森總統上台後，欲振乏力。尼克森之反共，同我們一樣，但是，受到國內姑息主義力量的壓迫，想動也不能動。我們看越戰，並不是美國不能戰勝共產黨，乃是由於美國戰略政策的錯誤，所以師老無功。而戰略政策的錯誤，是由於國內姑息主義的壓迫，使政府沒有決策的自由，沒有行動的自由，只有採不求勝的下策。但共產黨並不是不可戰勝的，在越戰中，韓國軍隊的戰鬥意志堅定，所以能够戰無不勝。美國有力量而不能發揮，是由於遭受姑息主義者的牽制，此乃是共產

黨對美國滲透宣傳的成功。其三，是共產黨用殺戮恐怖血腥鎮壓以維持其統治。我們知道毛匪澤東如何殘殺鎮壓大陸同胞，卡斯楚如何殺戮古巴人，蘇俄對匈牙利及捷克的血腥鎮壓。所以，共產黨是利用暴力鎮壓以維持其政權的。如果不是使用暴力血腥鎮壓，我相信，鐵幕之內的自由之火早已燒毀了共黨政權。

至於他的失敗，則在於他的精神分裂與組織分裂。共產黨所以能夠有今天的形勢，就是憑藉其嚴密的組織紀律。現在共黨的精神分裂、組織分裂，不管他現在有多麼大的力量，在長期的鬥爭中，他一定會失敗的。我們判斷，一個暴力的組織，不要看他的黨員多寡，而是看他的精神與組織是否統一。如果精神分裂、組織分裂，人數雖多也是無用的。今天，儘管共匪號稱二千萬黨員，但在黨內是相互鬥爭的。所以，共黨最大的失敗就是組織分裂、精神分裂。這種現象也可說是共產主義教條演變的必然結果。天下不可能有那一種思想、一種教條可以控制若干億人民，使其像一個模型鑄出來的人。人是人，人是理性的動物，人不是機器，不可以任意製造的。其次，由於共產國家的奴役暴政與其殘暴的面目已為大眾所認識，今天的共黨在世界上已失掉了吸收的力量。其三，由於共產國家要突出擴張軍備，自然會引起經濟上不平衡的發展。致使人民生活痛苦，使人民對其政權的厭惡，這是他的第三點失敗。總之，今天共產黨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其重要者，為共產黨的政權與人民的矛盾衝突；共產黨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共產黨內部派系間的矛盾衝突，這許多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第二點講到國際共黨會議赤化世界的策略。剛才主席已經提到過，這次蘇俄召開世界共黨會議，俄國的目的主要是對付共匪，其結果，由於若干共黨不顧而罷。由其發表的公報、宣言及基本文件中看出，他們將以反帝為號召，加深對自由世界非共的人民和團體繼續滲透，以擴大其所謂和平統一戰線。在莫斯科宣言裏面，一方面表示反對美帝國主義，一方面對西德的存在與發展，感到非常恐慌。所以，他除對付美國之外，還要對付西德。但是，儘管在宣言上，未提到共匪，我們知道蘇俄的主要目的是要排斥共匪。我們看，布里茲涅夫在世共會議的演說，極力攻擊共匪，這是代表俄國共產黨的整個立場。雖然會議並沒有排斥共匪的決議案，但須知在開會時，小國共黨有發言的地位，而在執行的時候，蘇俄才是真正的主宰。在共匪而言，在偽九

全大會以後，是對內採取鎮壓，對外採取擴張，藉對外問題以為對內鎮壓的口實。例如，共匪叫囂的對外備戰，就是為了要對內鎮壓。共匪九大的召開，不是內部鬥爭的終止，而是內部鬥爭的升高；而且要變質，不僅是民眾武鬥，而是「軍鬥」。雖然，共匪內部有問題，但是他們對東南亞的發展，利用所謂「人民戰爭」、「民族戰爭」，決不輕易放棄的，而且要以此來緩和它的內部鬥爭。此外，還有歐洲各國的共產黨，諸如，義大利、法國等共黨，現在皆反對共匪的暴力路線，他們所採取的是議會路線。很多人有一種錯覺，以為採取議會路線的共產黨是和平的。其實，共產黨採取議會路線，乃是借議會鬥爭，以宣揚他的主張，組織他的羣眾力量，等他力量組織成功之後，一旦有機可乘，它還是要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

第三談談民主國家防止赤化之道。今天民主國家要防止赤化，必須先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凡是受過馬列主義教條訓練的人，其思想與一般人是不一樣的，不能用自由人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共黨，故對共黨宣傳均不宜置信。共黨組織是外來的暴力組織，以推翻民主制度為職志，故自由國家應宣告共黨為非法，使共黨不能利用民主制度的自由，來破壞民主制度。其次，在組織上，民主國家的政黨應當是反共的組織，而且每一個國家的政黨應統一聯合對付共黨。就每一個區域來說，各個反共國家應當聯合起來。在全世界來說，全世界的反共組織與反共國家應當聯合起來，組織起來，而且要有積極行動的計劃。共產黨是一個嚴密的國際組織，對付共黨必須有反共的國際組織。為防止共黨侵略，各地區應成立區域性集體安全組織，全世界反共國家也應該聯合起來，建立全球性的反共戰略政略，這才是反共的大道。此外，自由國家對人民生活的改善，經濟、政治、文化的建設應特加努力，並應互助合作。但經濟、文化的建設，必須先有軍事的安全保障，並應對安全保障盡最大的努力。

最後，我們應如何善為利用國際共黨間的矛盾衝突。匪俄鬥爭已到達不可調和的地步。共產黨人認內部的矛盾比對外的矛盾還嚴重。匪俄是不是會演成大的軍事上的衝突，很難預料，但並非不可能。今天，他們之間的軍事衝突是小規模的，但集小戰也可能演變成大戰的。總之，善為利用國際共黨的內部矛盾，是我們今後重要的問題。

顧翊羣先生：

共產國家通貨膨脹情況嚴重

共黨最重要失敗在理論失敗

在四項討論的題目中，兄弟祇能就其中兩項貢獻一點意見。茲就第二項「國際共黨近年之成就與失敗」及第四項「民主國家防止赤化之道」，提出個人的管見請諸位指教。

關於國際共黨近年之成就與失敗，我所注重的還是在其失敗的方面。文化經濟方面的失敗已經是很顯明的，不值自由世界學者專家等看得很清楚，即其國內的人民特別青年大眾等，均有親身體驗而痛心疾首。俄國的經濟狀況，當然比中共好。但是，它近年所實行的在工業上的與農業上的改革，成績都不足稱道。黑市依然存在，都市住所擁擠，消費品時感缺乏。它的許多衛星國家，所以希冀同西方國家進行貿易，逐漸採用西方經濟制度的原因，乃是由於共產制度不能適應需要，以致設備陳舊，原料缺乏，而成品質地欠佳。最顯明的證據就是：以共產國家的通貨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來看，所有的共產國家所規定之通貨的定價，均遠超出於其在國際上之實際市價之上，從此點可以看出這些共產國家內通貨膨脹之嚴重，與其經濟措施的不合理，實遠在一般民主國家之具有此種缺點者之上。

但是，這還不是共黨的最重大的失敗；共黨最重要的失敗，是其理論的失敗。

最近，我很高興，能夠看到路易士孟復德氏的一本討論機械的新著作 *The Myth of The Machine*。孟氏生平著作甚多，大都是有關於當前世界文明，尤其是大城市之問題。在他的最近著作中他指出來，共產黨所引為其基本理論之依據的「人是一個生產工具的動物之說」之不健全。他連帶的對德日進神父之「技術的唯理主義」亦認為不妥當。我們中國向來對人的看法是，人是喜歡有文化并喜歡創造文化的生物。馬克斯氏則說，人是創造工具的動物，從而產生他的唯物論的共產哲學。但現在孟復德氏 *L. Mumford* 以及很多文化哲學家等，從地下與洞穴中考古的發現，與社會風俗制度的研

究，乃至一切典籍的探索(例如中國的禮記詩經、尚書易經等之鑽研)，就看出人類對「人文化成」的注重，而人不知光是注重工具的動物，除實用的活動之下，人還有「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等多方面的活動，而產生了多彩多姿的文化，非「工具」或「技術」或「機械」等簡單概念，所可包括一切。

共黨黨要把很簡單的事實，推演成爲一個空中樓閣的理論。

看了孟復德氏的理論之後，我們發覺，我們祖先創造的燦爛光輝的華夏文明，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應該用最新的理論來檢討過去，以了解古聖先賢對人生、對社會、對歷史文化的全面的和諧的看法，比共產理論高明之處，並且可以糾正現代西方純技術主義將人類引導至危機的缺點。凡是對於國學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唯物論在中國思想上向來無地位、無權威；現代西方也不講唯物論了，但把唯物主義改頭換面，用自然主義、或者實證主義的面貌來講，而這些理論在哲學上都立腳不穩固。

由於俄共理論先天的不健全，故近年許多西方哲學家赴俄國去參加開會時，發現俄國青年對共產世界以外的哲學均熱烈的追求。且俄國大學內所開有關文化與哲學的課程亦很多；但是，如果你同俄國青年討論馬克斯主義時，他們就會從鼻孔裏哼出冷氣，而避不作答。事實上他們根本瞧不起俄國政壇上的共產黨人，但亦無法推翻俄共政權，故祇得對之採取冷淡態度。西方國家最使共產國家青年失望的舉措，爲對共產政權的表示親善。

正如谷先生剛才所講的，共產黨今天以進攻西方、進攻民主國家的策略來掩護它的失敗。這一點兄弟完全同意。我們不能說在這一方面，它們沒有成就。俄共也罷、中共也罷，他們都在那裏發展科學，尤其中共雖沒有力量全面發展利用厚生的科學，但不惜榨取大陸同胞的脂膏，而着重發展殺人的原子彈與火箭，以及向自由世界輸出毒品。當前不論民主國家或共產國家，都在把國民所得的重要部份拿去做殺人的利器。最近趨勢是向所謂化學戰爭與微菌戰爭方面發展。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看到，英國的一個波爾東試驗室，即英國化學微菌戰爭研究所，一年要犧牲八萬只貓狗猴子等動物，來做試驗。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甚多現代民主國家中的青年，對上一代根本看不起。共產黨就利用這一趨勢，在民主國家中，進行蠱惑誘騙青年的工作。從西方之報章雜誌上，可看到這種現象之普遍。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注意，因爲共產黨正在以全力推動此種工作，而且做得頗有成效。

其次我要報告的，就是關於民主國家防止赤化之道。我們首應注意美國現在所謂自由主義。事實上此種「自由主義」係與十九世紀學者所主張者有別，而是從十九世紀末年、及廿世紀初年，一派新的進步教育家和實效論的先生們所提倡的，此等學者以民主大眾為號召，而實際上權力係由政府集中運用。其後到了一九三〇年經濟大恐慌之後，由羅斯福總統將之大力提倡實施起來，在民主黨內與美國各知名大學中佔有勢力。還有，所謂美國民主行動委員會，以其他種種行動委員會，諸如婦女行動委員會、工人行動委員會之類，聲勢甚張，報章雜誌乃至廣播電視事業中從業人員，頗多此等僞民主、僞自由的人士，就中有一部分係共黨同路人。從今年春天共和黨政府登台後，此種號稱自由主義者聲勢與權威下降，此因一方面青年與黑人團體遠較他們為左傾；另一方面則社會一般人士主張安定秩序，選民態度轉而傾向保守。最近有幾個大城市的選舉，例如洛山磯、明尼亞波利斯，和紐約市等大城市，選民對於競選的政客候選人，不問其係民主黨人、共和黨人、自由黨人，或任何第三黨人，祇要其係以保守主義為號召，而主張維持美國精神傳統，來幫助警察維持治安的候選人，就會當選。但凡以近三十年來的那一套陳言為號召（而事實上係暗中對共產黨及左傾人士有利者），則不問其係屬民主黨的候選人抑共和黨的候選人，終於失敗。共和黨之前進派的現任紐約市市長林賽氏，此次在初選中慘敗，他不得不改用紐約市自由黨候選人的名義，準備決選時候出來與本黨的（保守派的）候選人競選。但市民大眾都已認定他應負紐約市政腐化惡化的責任，故他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了。這是一個很健全的新發展，表示美國選民能够辨別真同僞，而大受宣傳之誘惑。現代這班僞學者主張無所謂真同僞，沒有是非；一切都是相對的、而需看地區與時代的需要來作決定，因之把一切真理都予推翻。這是一種最不妥當的歷史主義，現在開始為美國選民所不信任了。

現在，再簡短的報告幾個現代重大的問題。一個是科學技術發展後人口突增的嚴重性。最近有三個重要的報告，也許諸位已經注意到。其一是美國前任國防部長、現任世界銀行的總裁，麥納瑪拉氏的講演。他指出當前人口增加的情形，已到了一個最嚴重的關口。他舉出很多例證，我祇引證其中的一個。他說，比如今天的青年，到他七十歲的時候，世界人口便將達到一百五十多億；而再過六個半世紀時，全世界將到處全是人，每個人所佔的空間

，平均祇有一方尺。因之，我們不能自己騙自己說，人口問題并不嚴重。第二位是曾任英國政府技術部長、歷在劍橋大學教書、後來封為勳爵之斯諾氏。這位先生的學說我個人不能完全贊同，因他祇知注重科學。他最近大聲疾呼，主張我們立刻注意人口問題，遲則無及了。第三位學者，大家也許覺得很奇怪，乃是一位俄國的科學家，該國科學研究院的院士，現在方滿四十歲。據說俄國的氫氣原子彈，是他負責做出來的，名叫薩克哈諾夫。他在俄國大聲疾呼說，世界人口問題已經快到不可收拾的境界。他與斯諾勳爵相互呼應，呼籲全世界通力合作以求問題的解決。要求，不問大國、小國、先進國、後進國，共同用全力來解決這一個嚴重問題。我想薩克哈諾夫背後，應有俄共政權在支持，或係另有其作用。但是，他所提的問題確是一個重要問題。

第二個嚴重問題乃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之後，不僅世界人口加速的增加，而對物資的需要大增，且將人類與太空及大地，以及大氣海洋中地面上各種生物之大和諧引來了嚴重的威脅，足以影響一切生物之生存。我們今日正在與高彩烈的慶祝美國三壯士登上太空船太陽神十一號去出發到月亮上，但我們忘却這個地球本來就是一個太空船。它在宇宙之中圍着太陽走，而因它表面有大氣、有水、有陸地，地下有資源，天空有各種光線和氣體，我們人類乃得生存在地面，而駕馭萬物以利用厚生，以構成一個大和諧的秩序。然從古到今，在人類之前的萬物并非皆能繼續生存；事實上古代生物例如恐龍等滅種者業已很多。現代的古生物正在陸續的逐漸減少，由於不能適應環境的原故而遭受淘汰。我們人類雖在過去一直適應而發展文化到今天的地步，但現代真正大科學家、大人文學者，都在高聲疾呼說：「不得了！我們是祖先的不孝子孫，把祖先留下之有限的資源消耗無節，把大氣染污，把地面地下水弄混與浪費，把有益的鳥獸與昆虫及土中細菌去掉；於是把（中國祖先所最注重的）大和諧破裂了。現代大力提倡工業開發資源，而不注重保養培植水土山林與生態環境之健全，就等於一位先生將祖先留下的產業，把來坐吃山空；等到人口過多時勢必自相殘殺，就是替共產黨造機會。現在凡是西方注重人口問題的學者，都主張趕緊求生態的均衡的恢復。這個均衡不僅是經濟的均衡，而是整個的大的運轉的均衡；亦即是中國古人所主張之天地人之間的宇宙的大和諧。如果這一點不能達到，人類遲早將被毀滅，而地球將變為太空中默默無聞的一顆小行星而已。這是一個很嚴重迫切的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共黨對自由世界的進攻與威脅。共產黨是人類歷史上一個臨時的現象。我們中國本是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印度是個古國，但是沒有歷史。西方國家也沒有我們歷代所傳下完備的歷史。在座諸位對中國歷史很有研究，知道一個民族的興衰起落並非偶然的。我們從很小的部落而發展成七萬萬人的大民族，在東亞大陸佔去這樣大的土地，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有好的哲理與智慧，有好的對人生、對宇宙的看法。現在，西方之科學文明，對這方面的努力尚嫌不夠，所以一方面經濟進步、科學進步，一方面人同人的鬥爭、組織同組織的鬥爭，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的進攻形成如此的嚴重。所以我們在此時便應當想到，將來世界真正大同的問題。依兄弟個人看來，這一問題必須參照中國古人的經驗，中國文化進步的經驗而從中取法，不能光靠西方的歷史以覓取答案。西方的歷史即是東西方鬥爭的歷史，他們所指的東方就是小亞細亞、近東、印度那一帶，最初是希臘人同東方的鬥爭，後來是基督徒同回教徒的鬥爭，乃至蒙古人與歐洲人的戰爭，而到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迭次戰爭。他們始終認為，世界應當永久維持在這種戰國式的狀況之下。在我們看來，這個狀況如延長下去，而等到各國都有原子彈，尤其中共毛酋澤東不死，共產政權不崩潰，而擁有幾個個原子彈和火箭的時候，恐怕原子戰爭就會來臨。我們寧願贊成一個儒家所主張的多元的而統一的政體，有如古代中國漢唐的大一統，來一方面維持和平與秩序，而另一方面任令人民各順其性，各適其生，去從事利用厚生。我們深信中國人過去的經驗值得現代西方人的參考，否則人類或將陷於無法挽救的浩劫。

曾虛白先生：

俄共的亞洲自衛安全體系

目的在威脅共匪對美統戰

我今天原來來聽聽諸位的高見，所以也沒有甚麼準備；不過，剛才聽了顧先生的一席話，把我們帶到原子時代整個宇宙內的人的生命問題，我覺得這是令人高興和欽佩的。從這個觀點，我們再來研究現在共產黨在世界各地搗亂的情形，便覺得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因為將來整個宇宙是我們的

天下，在這一小小小小的地球上，共產黨的搗亂就像是螞蟻爭鬥一樣。但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够的理解去對宇宙內人的問題作一個深入的討論。因此，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作一個研究。

我覺得剛才幾位先生對當前局勢的分析是非常深入和正確的。本人感覺到，現在共產黨、共產主義是根本變質了。列寧、史達林時候，就已把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改變了。史達林死後，從黑魯曉夫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把共產主義最主要的原則——階級鬥爭——根本改變了。現在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是由階級鬥爭而變質為權力鬥爭，恢復到十九世紀權力鬥爭的情況，變為蘇俄同美國兩雄對峙爭奪霸權的形勢。在這個情形下，所以俄共要召開世界共黨大會，要使全世界的共產黨、共產國家，團結在它權力控制之下，來對付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而這次世界共黨大會並沒有完成這個目標。因為共產黨、共產國家本身也有權力鬥爭。所謂權力鬥爭，就是共匪以教條主義作號召來拉攏一部分共產黨，跟蘇俄想改變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兩方面的鬥爭。實際，就實力來權衡，共產集團裏共匪的號召微弱不足道，祇有蘇俄還有相當本錢，可以跟美國作爭權奪霸的鬥爭。蘇俄對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權力鬥爭形勢的消長，有如波紋，時起時落，呈現鬥爭劇烈的線條。自從捷克事件發生之後，蘇俄要在東歐鞏固權力鬥爭的現象最見明朗。它竭力控制內部離心，動搖其權力之餘，又不得不努力對外，在地中海方面發展海軍。就單獨對美國方面言，俄共一方面發展核子武器，以求與美國核武器軍備的平衡，同時，在平衡的夾縫中儘量發展它的海陸軍。海軍方面，現在已由地中海慢慢發展到印度洋、太平洋，在地中海已經建立了它海權的基礎。因此，這次美國總統尼克森要訪問羅馬尼亞時，蘇俄竟敢立刻派遣艦隊訪問古巴以示對抗，這明明是向美國挑戰，表示在海權方面它已經有可以同美國取得平衡的力量。這種海權的推進，當然牽涉到中東問題，也牽涉到遠東、東南亞問題。所以布里茲涅夫在世共大會中提出要求組織亞洲自衛安全體系，以便將自己的權力打進亞洲大陸上。它在共產集團中，無法組成對抗共匪的陣營，便想鑽出鐵幕，拉攏印度、緬甸等不結盟國家在中國大陸西疆構成一個包圍共匪的半月形陣線。這種構想如果成功，便跟美國在亞洲所訂雙邊防禦協定形成的從韓國半島到中南半島包圍共匪東疆的半月形陣線，會合而成一個完整的包圍圈。俄共的這套策略，一方面，可以對共匪發生威脅作用；另一方面

，是對美國的一種統戰攻勢，使美國人上當，以為美蘇合作制匪已到成熟階段了。俄共在軍事上，可借行動以示威，在政治上，仍可發揮「和平共存」誘惑美國的媚力。

究竟「和平共存」是否真能免除鬥爭，促成合作呢？跟俄共的鬥爭姿態又如何可以統一其矛盾呢？實際，就共產黨之鬥爭與和平的矛盾，他們自有一套可以統一的解釋。因為，和平共存仍免不了不掉階級鬥爭，可是在和平掩護之下，侵略國便可將階級鬥爭帶進到目標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種種體系裏，直搗目標國家的心臟要害。這比用強暴手段的強取豪奪巧妙得多，犧牲少，而收穫大。

在俄共而言，它所謂「和平共存」的政策，並沒有放棄一切滲透、顛覆、統戰的原則。因此，雖然目前中共與俄共的衝突非常劇烈，但我們決不能生聯俄以制匪的歪曲觀念，因為消滅中共之後拉進來的敵人，可能要比原來的敵人還要狠毒。

剛才谷先生等都主張，亞洲國家現在唯一自救的辦法就是大家團結起來，構成一個我們自己的堅強的反共戰鬥體。反對一切共產黨——不論是俄國共產黨，或是中國共產黨。俄共在世界權力鬥爭中，以及同美國對抗的情形，使我們相信美國不會放棄太平洋。美國總統尼克森已經一再宣稱，美國雖然要從越南撤兵，但對於亞洲遠東的國家還將繼續支援。假如我們亞洲各國能夠團結起來，成立反共的戰鬥體，美國必定會參加；那麼這個戰鬥體可能要比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有力量。這是目前我們所要努力的路線。謝謝！

王修誥先生：

所謂「亞洲安全體系」

乃俄共赤化世界新陰謀

今天討論莫斯科世共大會種種，欣見各位以「見樹」「見林」的眼光，或則詳析會議的內容和任務；或則概說會議的趨向與影響，言精語闊，獲益不淺。現在，個人僅就布里茲涅夫報告裏面提到的一件事——所謂亞洲安全

國際共黨動向之研究

體系這件事，略作討論，敬請各位指教。

首先，我所體會到的，就是俄共此番倡言「亞洲安全體系」，并非只是止於一種空泛說詞，亦非有如它過去的心理戰宣傳戰，而是確實有徵的一次政治行動，甚至還是一次有計劃有決心的政治陰謀。六月七日，布里茲涅夫報告提出這件事，六月十三日，莫斯科電訊即傳出蘇俄駐亞太地區十三個國家的大使均已集結在俄京，倘使這不是一種巧合，那就恰好證明俄共部署這件事的步驟是如何緊密了。

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個基本觀念的辨別——誰威脅了亞洲安全？誰配講安全組織？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就整個世界說，共產主義運動激使人類熙攘不安；就亞洲區域說，中共匪幫竊據大陸乃為亞洲動亂的禍源。威脅亞洲安全的是共產主義，是中共匪幫，也是蘇俄共黨。需要警惕鼓舞的應該是反極權反共產、愛民主愛自由的所有非共國家，但絕不是任何共產國家。今天俄共居然提出什麼「亞洲安全」，直如賊喊捉賊，豈非笑話？

到底這件事的真實意義在那裏？請先看最與有關的三個方面的說法：第一是共匪，共匪把這件事看成俄匪鬥爭的新階段，認為俄帝要對它採取大團圓行動；第二是美國，美總統美國務卿反應表示歡迎俄帝能夠參與亞洲安全問題，甚至暗示東南亞公約早已有名無實，所以樂見俄共出面促成另一有力組織以爲代替；第三是俄共，俄共高階層沒有具體解釋，僅由俄駐日大使說明此一事件并非針對共匪。這樣三種資料揉合在一起，很容易造成一種印象——就是俄共所倡「亞洲安全」之說，是在美俄默契諒解情形下產生的，它的目標就是共產。俄駐日大使的說詞，一如此地無銀三十兩。這種看法也是由來有自的，近數年來，在美俄匪三角關係中，俄共修正主義三和政策的共匪暴力革命路線的分歧，正是驅使美俄接近的緣由，加上湯恩比等以種族觀點，宣稱共匪將成廿世紀的新黃禍，那末美俄聯合以制共匪，也就不足希奇了。

另外也有人發現更值疑慮的，就是「新勢力範圍」的說法。他們就心這件事真如共匪所指「美俄安圖瓜分世界」。他們拿「亞洲安全體系」與尼克森總統訪羅二件事作中心，參以其他資料，像美國準備擺脫越戰，像匈共宣稱準備與西德締交，恰如美國勢力範圍在歐，俄帝勢力範圍則在亞。共匪「美俄安圖瓜分世界」的說法自有其挑撥民主陣營的用意，我們不願強調，但

揆之以諸多事實，實在又不能使我們完全除掉內心的疑慮！

然而我們所最不能忘懷的，就是俄共赤化世界的目標是不變的；而其策略手段則是多變的。我們害怕美國以聯俄制匪爲滿足，忽略了俄共本身更具危害因素，而俄共則以聯美制匪爲手段，其策略是「經北平、加爾各答是到巴黎的捷徑」，其終極目標仍在赤化整個世界，自然包括美國。史達林時代，他在東方採行「代理商」制度，今天布里茲涅夫時代，他將廢棄毛匪澤東在亞洲代理商的地位，改由俄共直接經營。當俄共「培養」美國諒解達到某一定程度時，可能即是俄共發動武裝佔領中國大陸時，一旦俄共擁有中國大陸，其威脅世界之巨與夫危害人類之速，恐怕都將大大超過共匪。如此說來，倘使果真有什麼美俄默契之事，豈非正中俄共陷阱？即使是聯俄制匪，亦豈非如同飲鳩止渴？

美國科學界的智慧太高明了，他們運用精密的望遠鏡和其他設備，行將登陸月球；美國政治界的智慧則不高明了，雅爾達密約中，聯俄制日，囿於根本不瞭解日本真實情況，白白上了俄共一次大當，今天再來聯俄制匪，由於還是不瞭解共匪情形，豈不又要上俄共一次大當？盼望美國政治界能有一具精密的望遠鏡，把俄共陰謀透視清楚！所幸所謂亞洲安全體系一事，目前尚在陰謀佈署階段，救危圖遠，猶大有可爲。美國萬萬不可自棄亞洲安全的責任！

王道先生：

東西歐界線在有形無形中變化

美因國內阻力對越戰無所作為

方才聽了諸位先生的高見，使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兄弟在前年想瞭解世界發展的一些問題，因此到越南戰場去，從越南，經過寮國、泰國，到印度參觀大選。去年又從此地到非洲、歐洲，再到美國，經日本、韓國，再仔細的研究一下世局變動的型態。下面所提出的幾點問題，僅是個人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尼克森就任總統時在其第一篇演說中說，飛往月球的太空人從月球軌道

上看地球從地平線上升起是多麼恬靜、和平而美麗！在這個小小的球上，人類應當是如何地和平相處。但是，今天人類却是兵戈擾攘，綿延不盡的戰爭。

第一點：我要報告的，就是我覺得今天這個世界正在變。不但在變，而且這個變化對自由世界是非常嚴重的。去年到國外去時，曾在義大利參觀大選；前往法國時，正是巴黎暴動；到比利時時，也正是俄國軍隊兵臨捷克斯拉夫。義大利選舉中，義共獲選票八百萬張，執政黨獲選票一千二百萬張，還有其他左翼黨派等。當時，我便覺得義大利的問題相當嚴重了。因爲共產黨在義大利是合法的。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在一個國家內，如果是非法的，它們就循非法的途徑來奪取政權；如果它是合法的，那麼它們便以合法的途徑來奪取政權。我們不要肯定的以爲現在西歐是完整的民主世界，東歐是完整的共產世界，我們也不要奢望尼克森總統到羅馬尼亞訪問後可以使鐵幕得到解放了。這個問題，在今天我們要特別的警惕。去年巴黎暴動，是俄共支持巴黎工人、共匪支持學生；這兩種人合起來，便使整個巴黎癱瘓了。法國自從承認共匪爲政權後，其國家因之受共黨的毒害，祇有一天比一天地加重。因此，東歐、西歐的界線，已在有形與無形中在變了，我們再不能以原來的見解來區分東西歐了。這一點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

第二點：關於蘇俄兵臨捷克的事件。我從阿爾卑斯山，一直從瑞士、奧地利、西德、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而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我仔細觀察西歐地形，除阿爾卑斯山以外，其餘多是平原或小丘，沒有高山峻嶺，很少有險固守的地帶。當時俄國出動六十萬大軍入侵捷克，美國沒有表示強硬的態度，因爲美國駐歐兵力與大西洋公約兵力已無力將這六十萬軍隊趕走。何況，俄國在東德還保有二十個裝甲師，隨時可以閃擊西歐任何地區。所以今天歐洲暫時能够保持平穩的局勢，這最大的原因是美國的核子武器而平衡了傳統性的武器而取得均勢之故；如果沒有美國的核子武器來平衡兵力劣勢的話，歐洲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歐洲的局勢，在有形與無形中隨時均有變化的可能。

我們再看看亞洲的問題。方才幾位先生已經講得很清楚。越南戰爭中，美軍有五十三萬人，越軍七十萬人，韓軍五萬三千人。越共是二十八萬人，其中四萬是政治幹部，其他二十四萬人之中，有十二萬是地方游擊隊，約六

萬人是南越正規軍、約六萬人是北越滲入的正規軍。因此，所謂巴黎和談中的撤兵問題，就是美國要撤出五十三萬人，北越撤出僅是那六萬人的正規軍。這數字是不成比例的。至目前為止，美軍在越南可以說是斷羽而歸。美軍在這戰場上應該是可以打勝仗的。但爲什麼無法打勝仗呢？就是美國國內的共產黨和它的同路人，使美國所有的力量沒辦法發揮；不但沒有發揮，而且產生了相反的效果。譬如說，要轟炸北越領土上的一百幾十個重要目標，每一個重要的目標需得轟炸時均要經過詹森總統的批准，這完全違背了軍事原則。柬埔寨距西貢不足一百英里，而越共軍隊退入柬埔寨境內時，美軍不能追擊。像這樣打法，這種戰爭如何能澈底獲勝呢？越境的美軍實力是够強大的，爲何不能獲勝，其最大的緣因就是美國共產黨和它的同路人，滲透到美國國內各部門澈底破壞美國在越南戰場上成功的因素。由這個問題的產生，在今天不能不使我們回想到當年在我國大陸上失敗時的相同情形。今天尼克森上台之後，他應有所作爲；但是，預料他不易有所作爲。不但今天不易有所作爲，在今後也很難能有所作爲。除非他能肅清美國國內共黨與其同路人的反動力量。

第三點：就是俄共在世共大會後提議的亞洲安全體系。俄共的這個動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爲明年（一九七〇年）英軍將退出新加坡、馬來亞；美國今天在亞洲也是擺出半退出的姿態，贊同越南聯合選舉，成立聯合政府。因此，預料越南的問題在將來必會愈加嚴重。接着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惡化，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英美撤退之後的真空，如果由蘇俄所倡議的安全體系所代替或是與美國平分秋色的話，這個世界將會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現在我們心裏常常研究一個問題，就是中共與俄共的衝突問題。如果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以爲它們由衝突而開戰，一切問題便解決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想法。但關於這個問題，我想提出一點事實（不講理論、而講事實），來提供參考。我前年參觀印度大選時才知道印度有兩個共產黨——一個受俄共支持，另一個由共匪支持。這兩個共產黨勢力最大的地方有兩處，一個是西南部的克拉羅省，一個是東南部的孟加拉省。印度朋友們一般的看法都認爲這兩個共產黨平時都是衝突的，這兩個共產黨的力量是會抵銷的，不足重視。但是其結果恰恰相反，選舉的結果，它們加起來是多數黨，它們依法組織了聯合政權，因之印度的這兩個省被共黨

合法地佔領了。這個例子是值得我們參考的。第二個例子——越南。儘管在報導上共匪扣留了俄共援助越共的物資、軍火，但是他們在越戰戰場上的分工合作是非常鮮明的。俄國供給高級的武器，如地對空飛彈、反雷達的雷達等；而一般小型武器、糧食、工兵以及軍事顧問，多是由中共支援的。在今天，這種情形仍然如此。也許它們彼此之間有衝突存在，但是大的、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分工的情形是非常良好的。因此，如果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們之間的衝突上而妄想從中得到某些便宜的話，我覺得這就太危險了。

今天，如果美國要想與蘇俄合作在亞洲包圍中共，而俄國的勢力目前已經到了中東，也到了古巴。而將來俄國如果取代了英美在亞洲的勢力範圍，甚或是一部份，進入了民主國家的內部，那麼這個自由世界將要變成一個甚麼樣子？無論是中共、或是俄共，它們都是共產黨。在受共產黨勢力所滲透、顛覆的地方，這些國家人民的民主、自由還能保存嗎？東歐國家和其他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它的人民有自由嗎？所以，今天我有一個膚淺的看法，覺得這是一個思想混亂的時代，這也是一個變化非常大的時代。正因爲變化太大和思想混亂，常常使一些政治家、政治的決策者把握不住重心，常常因小失大，因淺薄而失去深遠；如何能把握其大，把握其遠，這應該是我們今天自由國家政治家們最重要的責任。

黃天健先生：

「莫斯科中心主義」澈底崩潰

內鬥將延伸爲在自由區的爭奪

關於討論題綱中各點，在座諸先生都已有詳細意見提出，本人不擬重覆，特就國際共黨今後的趨向問題，綜合成數點，予以論述，以就教於諸位先生。

一、「莫斯科中心主義」的澈底崩潰：國際共黨會議的前身，即爲「第三國際」，這是一個絕對集權的組織，要各國的共黨都聽命於它，「莫斯科中心主義」自此形成，其意義就是要各國共黨份子爲「保衛蘇俄政權」而奮

門。以後，史達林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其國內反對派的巨頭指爲這是「狹隘的民族自救主義」。但此語却真正表達出「第三國際」的本質，即要各國共產黨徒來救斯拉夫民族的免於孤立，同時也使自由世界受盡「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欺騙作用，以爲蘇俄已放棄世界革命的意圖，相繼與之恢復邦交。當蘇俄的國際地位日趨鞏固後，第三國際的權威亦日益顯現，可任意指若干國際共黨的「支部」領袖爲左派或右派，而予以開除。唯其如此，所以當時義共領袖陶格里亞蒂，即認爲「國際」在人事方面「需要更多的光明」！這以上就是「莫斯科中心主義」發展的經過。所以能如此，即因當時能奪得政權的共黨，只有蘇俄一個國家，其他的共黨都受她庇蔭而得以生存。

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的共黨自己都奪得了政權（其中蘇俄的支援，當然是最主要因素）。任何一個共黨掌握到國家政權以後，自然而然地要考慮到「獨立自主、本身利益」等因素來，也決不可能像以往那樣的俯首貼耳了。一九四八年，那正是馬、恩「共產主義者宣言」中叫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第一百週年，南斯拉夫首先開始叛離。儘管還是在史達林時代，而「莫斯科中心主義」即動搖了起來。

至黑魯曉夫時期，則圖以「共黨會議」的形式來重建「莫斯科中心主義」，儘管有一九五七及一九六〇年的兩次共黨會議，勉強維持其表面上的團結，實際上則歧見叢生，彼此齟齬，國際共黨的分裂形勢已逐漸形成。及一九六三年後，北平與莫斯科間的公開「罵戰」發生，更影響了莫斯科的威信。所以籌備了數年的「世共會議」，直至今年六月才勉強拼湊而成。會議的經過又那樣的不如理想，所以而今可以斷言的是：「莫斯科中心主義」已徹底崩潰，要恢復以往的權威，是決不可能的事。「團結」一詞，完全成爲歷史上的陳跡。

二、分裂活動增強後將形成「宗派的部落主義」：陶格里亞蒂在「第三國際」時期，對莫斯科的集權已蓄積甚多的不滿，但他的「多中心論」直至匪俄激烈衝突後，才公開提了出來。很顯然的，今後國際共黨所走的就是「多中心」的道路。又由於若干國家共黨的「各自爲政」，各有其主張，進一步所形成的乃是「宗派的部落主義」。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聲稱要消滅是：修正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然由於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之爭

持不下，於是就使宗派主義大事抬頭；又由於宗派主義的不斷加強，造成不斷的分裂，即形成屬於宗派性的「小部落主義」。許多共黨都在自立山頭，有着各自的「圖騰」，或左、或右，或保持中立。儘管參加了某一中心的「大會」，但却心懷異志。而在今年六月間的世共會議中已完全表現了出來。

今後國際共黨之間，其分裂活動只有繼續加強，也是可以斷言的。莫斯科過去用以統馭各國共黨的唯一理論是所謂「國際主義」。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國父孫中山先生即曾指出過：國際主義一詞，祇是帝國主義與侵略者的自我辯護，而俄共以「國際主義」的藉口，來掩護本身「帝國主義」的實質，在二次大戰期間及其以後，已完全暴露。初期的軍事佔領，其次軍事的干涉與鎮壓，再加以經濟剝削，使附庸共黨國家早就寒心。至去年公然出兵侵略捷克，以強力摧毀其「自由化運動」。這，就使共黨國家本身也認清了俄共「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而所提出的「國際專政論」、「有限主權論」以及「保護社會主義大家庭」等奇談怪論，也使在自由地區共黨們寒心，而身受其害的共黨，自然更爲離心了。所以，今後莫斯科方面想用「反帝、反殖民、保衛和平」等口號來重新團結世界共黨，是難以爲力的，相反的且有自擱其掌的效果。

北平方面的公然對抗，顯然是國際共黨加強分裂的主要推動力。但是，中共要自成一个「領導中心」，亦爲力所不及。原因是，已掌握政權的共黨（除阿爾巴尼亞爲反莫斯科而依附中共），都有獨立自主的傾向，在其國內所實行的「專政」，也在偏向修正主義以及自由化方面。所謂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毛匪暴力路線」，對它們來說，實在起不了任何誘惑作用，所能受到若干蠱惑的祇是共黨內部的少數「反對派」，以及在自由地區中的想藉以謀叛的小組織（要從北平取得若干支援的力量）而已。那些自稱爲「某某小組」、「馬列主義派」等等，即使是真正有的話，在人數上來說，真是「一小撮」，充其量是「茶壺裏的波濤」，實在無法替中共來取得「國際共黨的領導權」。

就以上諸般情勢來衡量，今後國際共黨的趨向是走「宗派性的部落主義」，決不是任何一個「中心」的建立所能謀求補救的。這，也說明了共產主義是日趨崩潰之中。

三、「世界革命」的企圖並未因派別鬥爭而放棄：儘管國際共黨會議中

的是非叢生，分裂活動的不斷增長，宗派的部落主義如雨後春筍。但「共產黨人畢竟是共產黨人」，正如「剝開俄國人的皮，即見一韃靼」一樣，其本質是不變的，即決不放棄其所謂「世界革命」基本企圖。誰都知道，一個未取得政權的共黨，要全力顛覆一個國家，來攫取政權，建立共產國家；已取得政權的共黨，則以鄰為壑，作軍事威脅。至於那些謀叛的小部落，更到處在進行滲透活動，製造暴亂，以釀成社會不安，便於壯大他們自己的力量。總之，他們無論是屬於「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或「宗派部落主義」的共黨，但其一舉一動，在在都威脅着自由民主國家的安全社會與經濟結構。這些，就是它們實行所謂「世界革命」的種種陰謀與手段。

因此，我們對國際共黨一切作為的看法，可以用「矛盾的統一」來衡量。它們內部間的派別鬥爭與分裂活動，乃是其「矛盾」的一面；而其對自由世界的滲透、顛覆則並不放鬆，仍然在為「世界革命」的實現而鬥爭。這是其「統一」的一面，即矛盾中有統一，統一中又有矛盾。共產黨人的「辯證規律」就是如此的。倘我們祇看到「世共會議」齟齬方面，而不去研究其本質不變的另一方面，那是過於輕率的樂觀，而且會腐蝕自由世界抗共的意志與行動的。

六月間「世共會議」中，表面上替蘇俄勉強掙了個面子，似乎國際共黨是仍團結在「莫斯科的旗幟」下，實際上則是分崩離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即它們的對外政策仍然一致，這從所通過的所謂「保衛和平呼籲書」中可以知道。它本質上乃是對自由世界的戰爭挑釁，但却用「反帝、反殖、反法西斯」等陳舊的言詞，來掩蔽自己醜惡的企圖。假使我們不健忘的話，這原是史達林在二次大戰後故智的重施。當東歐許多國家紛紛落入蘇俄掌握的時候，他却指使黨徒們以及同路人，到處的在召開「世界和平大會」，說要「保衛世界和平，膺懲戰爭販子」，實際上他本身就是戰爭販子，世界和平即是他一手破壞了的。而今，布里茲涅夫之流，在無計可施之時，又把老戲搬出來重演一番，明眼人當能一看便知，仍然要以「保衛和平」的名義，來達成「世界革命」的實質。

四、國際共黨的內鬥將延伸為在自由地區的爭奪戰：蘇俄不甘於「莫斯科中心主義」的日趨沒落，十餘年來都在全力的掙扎，圖挽回頹勢。她在對外政策上，所揭出的雖是「三和」（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實

實際上則完全在造成「軍事上的實力地位」着眼，以戰爭的姿態來威脅所有國家。她除全力發展尖端科學與增加所謂國防費用支出，還經常派遣艦隊出沒黑海、地中海、大西洋而外，近且進入靠近美國的古巴，到處在炫耀其武力，至於飛彈的發射及飛機的偵察，那就更不必說了。自中共與之公開反目後，蘇俄即積極在自由地區展開廣泛的爭奪戰，她想以「外在的勝利，提高內在的聲望」，解除本身的困境。觸角且伸入到印度洋上，甚至在東南亞的國家中也建立了「外交關係」，而且最近主張成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積極在亞洲地區先來包圍中共，同時在國際間來全面孤立中共。但中共在「文革」進入尾聲時，也紛紛派出所謂「大使」，在若干自由地區中，與蘇俄展開爭奪戰。中共固然以「好戰」著稱，但蘇俄本身也並不見得真正怎樣愛好「和平」。不信的話，請看這次的「保衛和平呼籲書」中有着這些指控：「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者多年來在越南進行侵略戰爭」；「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各國人民」；「帝國主義反對古巴」；「好戰的西德帝國主義勢力日益強大，新納粹主義正在抬頭」；「美帝國主義者在北大西洋侵略集團各締約國和在西班牙建立的軍事基地，威脅着歐洲和平」，……：這許多指控都是真實的嗎？簡直是「自己做賊喊捉賊」的作法。因此，在該呼籲書中所稱要爭取的「和平」乃是：「南越愛國者在南越密林裏勝利的戰鬥」，「歐洲和美洲城市裏的反戰示威遊行」以及「日本人民爭取撤銷美國軍事基地的鬥爭」。同時還要求着「拉丁美洲人民對軍事集團獨裁的抵抗，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反殖民主義的運動，和美國黑人居民爭取自己權利的鬥爭」，並且要求「不管他是穿工作服、耕種土地或是在試驗室裏工作」裏的人都來參加這個鬥爭。更呼籲着：勞動工人、農民、智識份子、科學家與文化活動家，……：大學生、議員、政治領袖們、各政黨、工會、社會組織和運動、信仰不同的人民，以及所有男人和婦女，都要出來……：

「要求終止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撤走美國軍隊」。

實質上，這些所謂「和平呼籲」，乃是「戰爭叫囂」，使自由世界更趨於動亂而已。這些做法，不是與好戰的中共加出一轍嗎？又何況，中共所強調的「民族解放運動」，蘇俄也有明文的支持。黃狗與黑狗之間，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雖然狗與狗之間有着本身矛盾存在而互咬，但在狗在咬人的時候，即可出現其「聯合行動」的。

以上所指出的地區，是自由世界與共黨集團戰略的交綫點，也是俄共與中共所共同着力點，彼此都要全力爭奪的。在戰略程序上，是由外線作戰達成內線的鞏固；在戰略目標上，都是要求得完全的勝利。即「世界革命」企圖的全部實現。

因此，生存在自由世界中的我們，所急迫要「呼籲」的是，所有的政治家們、姑息主義者、妥協主義者、擺脫政策的主張者、新孤立主義者，都應該及時猛省，真正的貢獻出自己的智慧，全力的保衛真正的和平事業。不能因為這次「世共會議」不成功而產生任何幻想，不能因為他們趨向「宗派的部落主義」而歡欣。原因是：「共產黨人的本質永遠不變」！

丁楚源先生：

蘇俄的活動重點將移向亞洲

亞洲人民應該警覺共產陰謀

第三次世界共黨大會，於本年六月五日至十七日在莫斯科召開，這次世共大會經過五年的籌備，有七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在表面的形式上，不能不說是俄共有相當的收穫。可是這次大會和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的大會，世界共黨表現的更爲分裂，而它所通過的「基本文件」，和「莫斯科宣言」、「莫斯科聲明」相比較，則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共產主義運動的沒落，祇從這些文件，就可找出它的軌跡。

一九六〇年迄今，世界形勢有很大的變化，共產集團的變化更是驚人。這次世共大會的基本文件，對世界形勢的估計、鬥爭策略，以及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等等，並沒有超出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兩次共黨大會的範疇，祇是內部分裂更趨嚴重。在這次大會中，困擾俄共的有兩個問題：一是俄軍侵捷，引起各國共黨普遍的不滿和疑懼，這方面俄共在會前及會中，竭力進行疏導和彌縫，所以不能不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的「有限主權論」，否定共產運動的「領導中心」；二是對中共的「譴責」，會前協商在大會上「不作攻擊任何共黨的決議」，但是各國共黨代表發言，則不能限止。因此世共大會發言的有四十七個共黨代表，其中竟有四十二個攻擊中共，大多數共黨對中

共不滿，已是事實，其中反對攻擊中共或發言不攻擊中共者，事實上也不見得贊同毛匪的言行。

這次世共大會發表「和平宣言」，決議支持越共、支持阿拉伯國家、支持「反帝」鬥爭等等，這都是一般的應有的文章，我們不必重視。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是六月七日布里茲涅夫在大會的發言，其中檢討亞洲共黨活動遭受挫敗和攻擊中共，佔了相當篇幅。他說亞洲資本主義國家，把「反共主義」提到國家政策的地位，這無異說明亞洲國家「反共」政策的堅強，而使共黨活動受阻。另外他檢討亞洲共黨犯了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陷於取消派的泥沼」，這可能指責亞洲某些共黨採取「中立」、「獨立」路線，甚至沒有參加這次世共大會。所謂「左傾機會主義」則鼓勵人民從事軍事冒險，布里茲涅夫接着舉出中共的「實例」，並強調中共召開「九大」以後，毛匪澤東的反蘇政策，迫使他不得不在大會中公開發擊中共。那是說，如果中共「九大」不表現得那樣惡劣，林彪報告不提出和蘇俄打「大戰、小戰、傳統戰爭，甚至核大戰」，俄共在這次世共大會可能還予容忍。

布里茲涅夫講話：「認爲當前國際局勢的迫切問題，就是在有發動武裝衝突和新的世界大戰危機的地區，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由於事態的發展，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也提到日程上來」。雖然是短短的一句話，我們認爲這是這次世共大會裏面的新東西。因此，美國、日本及亞洲國家都有反應，尤其是中共的反應更爲強烈。

中共對這次世共大會，雖然有「莫斯科黑會」之稱，但是對會議本身無所攻擊，因為這涉及幾十個共產黨，它不願多所樹敵，可是對「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攻擊得不遺餘力。世共大會閉幕後，立即在六月十九日發表「美蘇加緊勾結企圖重新瓜分世界」一文，以後連續發表攻擊文字，並指責「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是爲「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準備條件。

中共攻擊「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第一、認爲這是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政策的復活，是陰謀幫助美帝，把這一地區的「僕從」統一在一個總的「反華」體系之中。第二、蘇修還同美帝經營一條從日本、韓國，到暹羅灣的所謂「新月形防線」的軍事部署。第三、在「中蘇」、「中蒙」邊境大量增兵，進行武裝挑釁。第四、並在軍事上大力扶植印度反動派，威脅「中國」西南部邊境。第五、美帝蘇修兩個「核霸王」越來越公開地結成了「反華」核

子軍事聯盟。第六、攻擊蘇俄「反帝」是假，聯美「反華」是真。第七、此外中共還報導，蘇俄企圖成爲「海上霸王」，俄海軍自海參威、日本海、西太平洋，經麻六甲到印度洋，這條線上有大型艦艇五十多艘，潛艇一百多艘；俄黑海艦隊從地中海、紅海到印度洋，原有艦艇二十多艘增到六十多艘。這東西兩線艦隊以印度洋爲匯合點，企圖以印度作它的海軍基地。第八、中共報導蘇俄對東南亞的滲透，與新馬建交，在這個地區有幾十個文化商務代表團活動，祇是新加坡的俄輪就有四百多艘。等等。

蘇俄現在處於兩面作戰形勢：在西歐自以柏林和西德是矛盾的重點，但由核子僵局，蘇俄在這方面採取守勢，不敢挑起核子大戰。捷克事件後，華沙公約與北大西洋公約的對峙，雖有改變，但東歐附庸陸續動搖，蘇俄不可能冒險。因此在西歐對峙下，蘇俄轉移其力量向東方發展，急圖解決中共問題，這是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背景。蘇俄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北部增加兵力和核武器的威脅，以軍事力量壓制中共使其內部發生變化；在南部通過「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予以圍困。這是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種種手段，防阻中共突圍。這不過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構想，目前着手者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新加坡，可能包括伊朗、土耳其。

蘇俄企圖插足亞洲是自援越開始，首先和中共正面衝突，現在越戰轉移到巴黎的會議桌上，自然有蘇俄的因素存在。現在的變化是美國在越戰採取擺脫政策，美國尼克森總統已把結束越戰作爲決策，定期撤退美軍，這對亞洲反共國家以心理上的陰影，再加英國在一九七一年撤退蘇彝士運河以東的政策，也有相當的影響。在亞洲若干國家認爲美、英均不可依靠之時，蘇俄適時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是非常具有誘惑性，因這個地區一般心理是「畏懼中共」，蘇俄以反中共姿態在亞洲出現，且以大量經濟技術援助，貿易來往等誘惑，對其共產侵略的面貌沖淡，可能有若干國家落入其圈套。如果蘇俄的陰謀得逞，等於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對亞洲人民長期利益和安全是不利的。

蘇俄一方面向東南亞滲透，一方面在東北亞部署，加強拉攏日本。日本對中共採取「政經分離」政策，但對中國大陸寄以很大期望，現在蘇俄以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引誘日本，最近日外相愛知揆一和葛羅米柯互訪，日首相佐藤在十一月訪美之後，明年春將訪莫斯科，更值得注意者自民黨元老日前首

相岸信介亦應邀訪俄，據說和「亞洲集體安全」有關，日本朝野都很注意。

另外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訪問亞洲五國並訪問羅馬尼亞，美國務卿訪問中、日、韓，這一切說明美國對蘇俄所倡「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雖有部份人士表示莫明其妙的態度，但美國政府不能不關心蘇俄取英美而代之的野心，因此要加強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信心，乃有此安撫性的旅行。同時尼克森也採取攻擊姿態，訪問共產附庸羅馬尼亞，給蘇俄還以顏色，而蘇俄也以俄艦訪問古巴，直扣美國後門。這種錯綜複雜的外交戰，我們看美國最關心的還是越戰和局。尼克森訪羅，有人說是向中共「搭橋」，這種可能性甚少，可能是以拉攏羅馬尼亞的姿態，換取蘇俄對越戰和談的條件。

中共在對外活動也有新的部署，自五月份以來，已有十四個駐外新任大使和原任大使外放，以亞非和西歐爲活動重點，同時在七月初巴基斯坦政府代表訪問北平，外傳周恩來亦將訪問巴基斯坦，若然這是「文革」之後，中共第一個重要人員外出活動，企圖從巴基斯坦向「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打開一個缺口，其未來發展值得重視。

總之，世共大會後，蘇俄的活動重點移向亞洲，其公開面貌是抗阻中共，而骨子裏則是向東方進軍，打擊中共顛覆毛匪統治，這是他們的家務事，而其最終目標是埋葬自由世界，中共和蘇共是同一目標。在此亞洲局勢轉變的關頭，亞洲人民應當警覺共產侵略陰謀，同時應當加強亞洲原有的區域安全組織和各國雙邊的條約義務，只有亞洲人民自己團結起來，才能在這混亂動盪中站得住，才能獨立生存。

施 岳先生：

俄採取主動對匪政治經濟圍剿

共產世界更趨分裂且愈形複雜

僅提出下列兩個問題，就教於各位先生，即匪俄鬥爭之大勢與國際共黨分裂問題。

由本年三月起，匪俄邊境衝突，日趨惡化，爲世人所重視，當然這是匪俄鬥爭主要環節之一，但另一主要環節，却爲人所忽視，那就是匪俄政治鬥

爭不斷升高，正確點說，蘇俄已採取主動，對匪實施政治與經濟圍剿。

蘇俄在不久以前，其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訪問巴基斯坦時發表談話，主張阿富汗與巴印三國和平解決爭執，並達成具體合作。世共大會揭幕前（五月二十九日），蘇俄在其「消息報」指責毛共在亞洲「造成麻煩」，並呼籲印度及東南亞國家建立「集體安全」。另世共大會揭幕後，蘇俄「紅星報」刊載一評論家馬特維也夫之評論，隱約提到建立亞洲各國集體安全以代替西方國家。而布里茲涅夫又於六月七日世共大會上提出建立安全體系問題，並聲言時機業已成熟。

在蘇俄所構想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中，係以印、巴及阿富汗三國為支柱。一九六五年在塔什干會議調停印、巴糾紛起，即已奠定對兩國關係之基礎，加之近數年來對兩國之爭取，不僅印度完全唾棄共匪倒向蘇俄，而原與共匪非常接近之巴基斯坦，現已對莫斯科與北平兩面逢源。蘇俄對阿富汗之大力援助，使阿富汗之態度對蘇俄更為接近。

根據上列事實資料，可以看出蘇俄擬藉此完成對匪之包圍態勢：係以國際共黨為核心，由華沙公約各國所形成之西面防線，同時再以中亞細亞與東南亞一般中立國家為外圍之東面防線，形成合圍。

世共大會將要閉幕之時，莫斯科以緊急訓令召集其駐東南亞十三個國家之大使及代辦（美國、巴基斯坦、尼泊爾、柬埔寨、澳洲、馬來西亞、錫蘭、寮國、緬甸、泰國、日本和印度大使以及駐匪區代辦）回國述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舉係商討如何加速完成此一體系。

俄共此一措施，實有一石二鳥之陰謀，一則對付共匪，一則對付自由世界。

關於前者，共匪知之甚稔，且深以為懼。六月十八日，匪「新華社」記者，於北平發表一篇報導稱：（一）「蘇修叛徒集團最近甚至公然鼓吹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這就把美帝在這地區的傀儡僕從『統一』在一個總的反華體系之中，使之成為美帝蘇修合伙反華和鎮壓亞洲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侵略工具」。（二）「蘇修還同美帝經營的一條從日本、南朝鮮到暹羅灣的所謂『新月形防線』這一軍事侵略部署相呼應，在中蘇、中蒙邊境大量駐兵，並且伙同美帝一起在軍事上大力扶植印度反動派，威脅中國西南部邊境」。（三）「美帝、蘇聯串連亞洲各國反動派，拼湊一個反華軍事包圍圈的罪惡陰

謀嚴重地威脅着中國的安全」。另據美「合衆國際社」記者分析，在過去一個相當時期，克里姆林宮之戰略，顯得一直專注於從事鞏固歐洲共黨陣營之計劃，並與美國作某程度之妥協，以便在遠東地區，一旦與北平發生衝突時，可以放手作去。

關於後者，正如六月廿三日倫敦外交界人士分析，指出蘇俄現正着手安排，準備出而填補由於英國自遠東撤退，美國最後撤離越南，預見亞洲所將留下之戰略真空。值得欣慰的是，自由世界對蘇俄之陰謀，早已洞燭機先，本年七八月間，美國總統尼克森將東來訪問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巴基斯坦五國，而國務卿羅吉斯訪問我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日本等，此舉將有助於自由世界，特別是自由亞洲之團結。

現在要問蘇俄企圖積極建立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是否就是共匪所宣稱之「反華的軍事聯盟」，這倒值得研究。本年七月三日，倫敦「泰晤士報」之報導，非常中肯。該報說，蘇俄不鼓勵在亞洲成立新的軍事組織，但準備進行美國式角色：以雙邊協定基礎武裝亞洲國家，對共匪作軍事圍堵。「泰晤士報」又說，簡言之，蘇俄計劃以間接方式成立一亞洲共同市場，并希望此一經濟組織，將來成為由其操縱之堅強政治性聯盟，由巴基斯坦延伸至日本，把毛共包圍起來。

在最近數月中，莫斯科在遠東地區，曾發動了全面外交攻勢，從各種跡象看來，其目的顯在孤立共匪，爭取盟國，或者至少在此一地區，達成某種程度之中立。

特別是在最近數週內，蘇俄黨政負責人曾經先後訪問過日本、北韓、外蒙與印度，並與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當局舉行會談，企圖勸說他們擺脫毛共之影響力。此外，蘇俄并曾向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在此一地區之其他一切國家，作過試探性之努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蘇俄在北越現正盡一切可能之努力，利用武器補給與承諾戰後給予全面援助等，來削弱毛共之影響力。此外，蘇俄了解，爲了對付毛共，如不能獲得亞洲共產政權之合作，至少必須使它們保持中立。關於此項工作，蘇俄已獲得若干成就。蘇俄已將外蒙政權爭取到手，蘇俄不但與外蒙訂立軍事協定，而且現正駐軍兵於外蒙，至於北韓，在目前匪俄鬥爭中，已嚴守中立。

外交戰方面，日本爲蘇俄全力爭取之對象。日外相愛知揆一不久將訪問

蘇俄，而且首相佐藤亦定於明年初赴莫斯科作正式訪問，這不得不算是蘇俄所獲得之極大成就。

外交戰與經濟戰，原為一體之兩面，相輔相成，而通常經濟戰為外交戰開路。

在經濟戰中，蘇俄極力設法擴大與匪貿易額較高之國家的貿易關係，特別用力爭取者在西方為西德，在東方為日本。對前者不僅盡量與之擴大貿易關係，且允經過東歐附庸國之輸油管，充分供應西德所需要之石油。對後者，友好合作關係已經在增進之中，不僅簽訂兩國之漁業協定與航空協定，尤其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對日本產業界極富誘惑力；同時又允與日本商談歸還第二次大戰後割讓之島嶼，雙管齊下，實施經濟與政治之圍剿。蘇俄應允向加拿大購進三億美元小麥，勸其不必急於承認匪偽政權，此舉可收對匪政治與經濟圍剿之雙重效果。

蘇俄在塔什干會談中調停印、巴糾紛後，蘇俄即與巴基斯坦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給予大量軍援（印總理甘地夫人最近訪問日本時，曾公開聲言，印度嚴重關切蘇俄增加對巴基斯坦軍事援助之報導），且給予經援并擴大雙方之貿易額。原與共匪非常接近之巴基斯坦，現已對北平與莫斯科兩面逢源。

俄、印勾結關係，以及蘇俄大力支持印度經濟之事實，盡人皆知，且印對於蘇俄所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亦深感興趣。七月三日，匪「新華社」發表消息，指責印總理甘地夫人訪問日本與印尼，為美俄繼續效勞，組織反匪軍事聯盟，固屬惡毒謾罵，但俄印雙方在反匪上採取一致立場，則無可置疑。

阿富汗雖係一小國，但在地理上為圍堵共匪之一有力據點，蘇俄對阿富汗之經援超過美國，儘管共匪過去以及現在亦曾予以經援，但目前阿富汗對蘇俄似較與共匪更為接近。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亦為蘇俄爭取之對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蘇俄立即與新、馬建立了外交關係，并互派大使。嗣後，新總理李光耀與馬副總理拉查克，均先後訪問莫斯科，分別簽訂商務協定。本年三月，蘇俄對外貿易部長帕托利切夫曾率一貿易代表團訪問新、馬，聲言對該一地區蘇俄願予以「長期貸款」及「技術援助」。本年九月，蘇俄將在吉隆坡舉行大規模之貿易展覽會。蘇俄已經開闢了從蘇俄聯結日本、新加坡、印度之定期海上航線。每

個月均有大量俄貨船、油船、漁船等，到達新加坡及其他馬來亞港口。從莫斯科到新加坡之直通航空線，在不久以前已正式通航。最近蘇俄又開闢了莫斯科與新加坡間之直通電訊連絡。目前蘇俄對這兩國之策略，係以貿易攻勢為主，蘇俄以高價購買新、馬之產品（特別是收購橡膠，有助於馬來西亞安定者不少），入超甚於出超，其目的藉此加強外交關係。

蘇俄對印尼亦極力拉攏，在去年一年中，蘇俄對印尼之經援及貿易額，大為增加。

泰國對俄一向是疏而遠之，但據去（一九六八）年「中央社」曼谷電，泰國內閣已授權其外交部與蘇俄談判貿易協定。

蘇俄與菲律賓之關係亦在逐漸加強，據說，蘇俄正在與菲擴大貿易，再進而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共匪有鑒於蘇俄對其實施之政治與經濟圍剿，業已展開外交戰之反擊，紛紛派出其駐外「使節」，強化其外交活動。據匪「新華社」消息：「自五月十五日起至六月二十三日止，計派出新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飈（五月十五日）、駐法國大使黃鎮（返任，五月二十日）、駐北越新任大使王幼平（六月五日）、駐柬埔寨新任大使康矛召（六月六日）、駐巴基斯坦新任大使張彤（六月七日）、駐幾內亞新任大使韓先光（六月十二日）、駐贊比亞大使秦力真（返任，六月十二日）、駐羅馬尼亞新任大使張海峯（六月十七日）、駐瑞典新任大使王棟（六月十七日）、駐坦桑尼亞新任大使仲曦東（六月十八日）、駐剛果（布）新任大使王雨田（六月十九日）、駐敘利亞新任大使秦加林（六月十九日）等十二人」。

共匪駐外「使節」，自「文革」發動後，先後均被召返匪區，與匪「建交」者計有四十四國，除新近派出之耿匪等十二人外，定將陸續派出駐其他國家「使節」，以擴大外交攻勢。

巴基斯坦對匪而言大為重要，係僅有的少數維持正常外交關係國家之一，決不能讓它輕易倒向蘇俄，於是在本月初即發動宣傳與外交攻勢。七月一日，毛共發表消息，宣稱巴基斯坦不願召集區域宗教會議，并謂該國之政黨與輿論反對蘇俄關於區域經濟合作之建議。七月五日，巴基斯坦當局宣佈周恩來即將來訪，周匪主要任務，係極力設法勸說與阻止巴基斯坦與蘇俄過於親密之往還。

現在談到第二個問題，即國際共黨之分裂。目前，國際共黨大致分裂為

：(一)俄共集團 其勢力範圍包括大部份東歐國家共黨、中東各國共黨、若干西歐民主國家與美洲國家之共黨，以及少數亞洲國家之共黨。

(二)毛共集團 毛共由於發動「文化革命」鬥爭後，內部已四分五裂，就其本身力量及其對外影響力言，已不成其為集團。但親毛共之共黨單位，仍有阿爾巴尼亞、緬甸、印尼、泰國以及紐西蘭共黨等。

(三)卡斯楚集團 其勢力範圍，僅限於拉丁美洲各國之少數共黨份子。卡斯楚自竊據古巴政權後，一直以古巴為根據地向中南美各國進行滲透與顛覆，且認定此一區域為其禁樹，盡量設法阻止匪俄染指。

(四)中立集團 此一集團至少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它們均強調主權獨立；另一類為義、法共黨，亦即「多中心論」之熱烈支持者。

世共大會後，今後共產世界不僅將更趨分裂（對匪俄均甚為不利），且愈形複雜，有下列之主要傾向與特徵：

(一)國際共黨分裂之趨勢，係向反兩極化（親匪與親俄）方向發展，今後中立集團勢必日益擴大，更多之共黨單位在匪俄鬥爭中，將採取坐山觀虎鬥之態度。

(二)今後將有更多之共產國家，與西方世界往還（包括美國在內，美總統尼克森預定八月初訪問羅馬尼亞，即係最明顯之例證）。

(三)從現在起，將有更多之共黨並不認為匪俄間發生戰爭是不可思議之事，相反地，將認真考慮匪俄間發生戰爭之可能性及其自處之道。

夏忠茂先生：（書面意見）

共黨表面矛盾分裂實際目標一致

自由世界勿寄厚望以免力量對消

自一九六〇年國際共黨第二次大會閉會以來，由於俄毛爭執，目前國際共黨已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為有目共睹的事實，歸納各共黨的主張和行動

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俄共為首的共產集團，這一派聲勢較大，主張以「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為其政策路線。

第二類是以毛共為首的共產集團，這一派以亞洲共黨為主體，聲勢較弱，他們主張採用「暴力」、「暴動」、「暴行」，以達到政治目的。

第三類是游離在俄毛之間的共黨，他們各有主張，彼此也無聯系，對俄毛若即若離。

這三類共黨所採取的政策路線雖有不同，但赤化世界的目的則是一致的。所以，儘管他們之間有矛盾、衝突，他們反帝反美並無不同，這是觀察國際共黨的動向必須把握的一點。

他們的目標既是共同的，他們對自由世界的策略縱有不同，甚至互相衝突，但為禍於自由世界是一樣的，而且更為可怕。俄毛對北越的援助，並不因雙方對立而有所改變，即可證明。事實顯示分裂的國際共黨，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不僅並未減輕，且有增無已。

試觀近年來國際局勢，在歐洲方面，因羅共的獨立自主和捷克步羅共後塵，有脫出東歐集團的傾向，為自由世界解放奴役運動帶來希望，但禁不住蘇俄鐵拳的鎮壓，希望成空。西歐最大共黨——法共與義共聲勢日益增高，最近法國總統選舉，法共候選人獲得選票五分之一，而義共在義大利政局日趨動盪情況下，其潛在力量不容忽視。

在亞洲方面，自中東戰爭爆發後，蘇俄海軍力量在地中海突然增長，蘇俄在阿拉伯國家影響力的不斷提高，為無可否認之事實。印巴塔什干宣言成立後，蘇俄勢力深入南亞，更因與星馬建交，其海軍勢力已由印度洋向麻六甲進展，而與來自太平洋的艦隊會合有期，赤色魔爪正準備等待英美勢力退出東南亞後，「大展鴻圖」。一九六五年印尼共黨政變失敗，印尼共黨勢力的崩潰，雖予共產集團以莫大打擊，然追隨毛共暴力路線之後的緬共、泰共、越共、寮共、馬共在東南亞各地與風作浪，與蘇俄南下勢力遙相呼應，赤色勢力在東南亞的進展足以抵補印尼共黨瓦解的損失而有餘的。

自由世界的重鎮——西歐北美未能團結一致，工運學運的此起彼伏，都予共黨勢力以伸展的良機，而自由世界綏靖氣氛的濃密，反戰運動的活躍，再加上種族問題，學潮問題的穿插，反共力量大受削弱，長此以往，聽任發展

，實為非共世界的最大隱憂。

此次莫斯科國際共黨會議是以俄共集團為主體的共黨會議，就俄共召開此會的最初目的言，顯已失敗。因為一九六四年黑魯曉夫召開大會的初意，原欲解決俄毛爭執，後因多數共黨表示冷淡而告擱置。一九六八年二月布達佩斯國際共黨協商會見舉行前夕，俄共為促使更多共黨參加會議，一月十一日俄共真理報社論首先表示：「這個會議不是驅逐某一共黨的會議，稍後布里茲涅夫鄭重宣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無領導中心的必要，其用心仍在希望開成大會檢討毛共，批判毛共，對毛共言行作一總清算，不料同年八月因俄軍武力干涉捷克問題而引起軒然大波，國際共黨會議幾至無法進行。」

從這次國際共黨大會的基本文件來看，對赤化世界策略並無改變，仍強調其所謂「三和」路線。至於屬於共黨之間關係準則的毛共問題和「有限主權」問題顯未解決，不過基本文件第四部份指出：「每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民族責任同國際責任是分不開的」。又說：「各國共產黨的活動條件不同，處理階級問題的態度不同，甚至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同，但這一切不能妨礙各兄弟黨，在國際舞台上採取一致行動，特別是在反帝鬥爭根本問題上採取一致行動」，仍為俄共留下了干涉其他共黨的藉口。可見這次共黨大會對自由世界並無任何新的意義之可言。

自由世界面對此種表面上矛盾分裂，實際上目標一致的共黨不僅不宜過份寄望其因擴大分裂，力量對消；反之對這股形似分裂，實相呼應的邪惡力量，更應提高警覺，慎加應付。

王啓升先生：（書面意見）

世共大會並無意譴責毛共

克復匪俄紛歧的三種辦法

本年六月七日俄魯布利茲涅夫在此次世共大會上作了題為「爭取共產黨人加強團結，爭取反帝新高漲」一篇報告，文長四萬字左右，為此次世共大會最主要的一項文件。這篇報告，充份表現布魯對世共大會高度的謀略運用，茲分析如次：

國際共黨動向之研究

一、世共大會並無意譴責毛共

布魯在上述報告中，對毛共有很嚴厲的譴責，歸納起來，又分為下列六點：

①在蘇聯內部搞顛覆活動，煽動蘇聯人民起來推翻克里姆林宮統治和改變蘇聯現行社會制度；

②向蘇聯提出領土要求；

③經常挑起匪俄邊境武裝衝突；

④約在十年之前，便開始攻擊「科學共產主義原則」和修正「共產主義原則路線」；

⑤覬覦國際共黨領導權，在約三十個國家內部已建立了毛共的派系組織。毛共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宣佈「毛匪思想是現代的馬列主義」，毛共還宣傳「要將毛匪旗幟在全世界豎立起來」；

⑥大國沙文主義政策。

當布魯開始對毛共作上述譴責時，他首先講了下列一段話：

「說老實話，還在不久之前，我們並無意要在此次大會上來談這個問題。但最近這個時期的某些事件，首先是中共九大所通過的決議案性質，使得這次大會不能不談這個問題。」

布魯所講的這一段老實話，值得玩味，他要譴責毛共，還說世共大會並無此意，這是一拉一打的兩面手法，就是說要打擊毛共，仍不忘情對毛共的拉攏。

二、克復紛歧的三種辦法

布魯在譴責毛共之後，並未提出如何處罰毛共的問題，他還講俄共中央同蘇聯政府對毛共的政策是建立在長期遠景的基礎上，今後將盡一切可能來維護雙方的友誼。他認為匪俄紛歧可由下列三種辦法來克服：

①任何紛歧決不能妨礙反帝鬥爭的共同任務，所以布魯建議所有匪俄之間的一切紛歧，目前均應擱置一邊，而當前最切要之圖，是要優先安排反帝的共同行動。布魯認為只有在這種反帝共同行動中，方能更清楚地看出，那些觀點是有害的，那些觀點是符合共同利益。這是布魯以反帝共同行動作最高戰略目標，來客觀檢討匪俄雙方的爭執意見，謀紛歧的克服。

①盡全力擴大「兄弟黨」之間的聯繫與接觸，舉行雙邊與多邊會談，乃至國際大會，謀「兄弟黨」之間乃至匪俄之間行動的協調與爭執的諒解。

②布魯認為理論工作，為克服紛歧最重要的手段，他認為一方面應注意理論工作的綜合歸納，並在此一基礎上，來發展馬列理論和保衛其基本思想原則，另一方面應研判新的鬥爭形式，創造性地研究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配合，和平與非和平革命鬥爭方式的選擇，以及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等問題。其次，布魯認為共同理論研究工作，尤其重要，所以他要求黨與黨之間應力求理論共同研究工作方法的改善，以及有良好的相互學習經驗，相互交換情報和交換意見的具體措施，乃至定期舉行國際理論研討會議，謀黨與黨之間理論觀點的一致。

匪俄之間已經過了十年的長期鬥爭，紛歧矛盾是何等嚴重與複雜，如果從紛歧與矛盾來協調匪俄關係，或評論是非曲直，勢必形成無法收拾的、愈演愈烈的雙方相互仇視的敵對局面，現在布魯不從紛歧與矛盾談問題，僅由上述三種辦法：安排反帝共同行動，擴大聯繫與接觸，加強理論工作，謀匪俄關係之調整與協調，以避免匪俄鬥爭十年無法打開的僵局，這是布魯高度的謀略運用，值得注意和進一步加以研究。

三、基本文件的意義與作用

除了上述布魯涅夫那篇重要報告外，在世共大會閉幕時（六月十七日）所通過的基本文件，係今後國際共黨調整彼此關係、克服紛歧的另一重要文件。其所提的諾言，除了布魯的三種辦法外，尚有下列三項：

第一、關於國際共黨相互關係的基礎，這份文件，除了列舉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互團結與支援」的空洞教條外，並很肯定地指出：現在國際共黨沒有領導中心，所有的黨都是平等的，均應相互尊重獨立與平等，互

不干涉內政。

第二、關於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該文件解釋每一共產黨的民族責任與國際責任是不可分的，既在本國工人階級同人民面前，同時亦在國際工人階級面前，對自己活動均負起責任。每一馬列主義者既是愛國主義者，同時亦是國際主義者。對問題的解決，要符合民族利益同國際利益，乃至共產黨人的革命使命。

第三、關於每一個黨的政策路線，該文件指出：每一個黨應遵循馬列主義原則，考慮具體民族條件，而完全自主地制訂自己的政策，規定自己鬥爭的方向、方式同方法；並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和平的與非和平的過渡途徑與建設方式。

這三項諾言，多麼冠冕堂皇，多麼動聽，每一個黨都是平等的，互不干涉內政，不抹殺民族利益，可自主地制訂自己的政策，選擇自己的過渡途徑與建設方式，但拿一九五六年蘇俄出兵侵略匈牙利和去年八月出兵侵略捷克的殘酷歷史來看，誰能保證蘇俄能履行這三項諾言呢？但無論如何，俄共對國際共黨，仍多少有其誘惑與安撫的作用，毛共自亦不能例外，而且該基本文件，不分出席與未出席的共黨，普遍一律分送，更表示世共大會力求團結的目的。當毛共收到這份基本文件之後，如果毛共同意這三種辦法與三項諾言，將來匪俄關係究竟會演變到什麼程度，現在雖不能完全以逆料，但至少匪俄雙方暫時可停止相互對罵，雙方敵對氣氛可以緩和下來，匪俄鬥爭十年的分裂局面，可能有某種程度上的轉變，這可以看出此次世共大會對匪俄關係的深遠影響。匪俄敵對的僵局，從此打開，這是匪俄發展的轉捩點，亦為俄共謀略運用的成功。

郭副主任結論：

今天時間已經太遲了，我想以五分鐘的時間根據諸位的高見和討論的題綱，作一簡短的總結。

一、根據荷蘭國際文獻中心的一項資料統計：現今世界上的九十六個國家有共黨；其中有十四個國家共黨取得了政權。但，上面這些國家的共黨已經分裂為兩個集團——一個以莫斯科為中心，一個以北平為中心，這是國際共黨嚴重分裂的趨勢。此外，尚有第三種，即所謂中立的共黨；這些共黨至今尚未形成一個中心，如北越、北韓、日本、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以及西方某些共黨，他們想在匪俄兩大集團的衝突中採取所謂「獨立自主」的路線。這種中立與多

元趨勢的發展，將來亦可能產生另外一個或幾個中心。現在國際共黨已失却領導中心和國際主義，他們是以其本國共黨的利益為依歸。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沒落和失敗。

二、如果說國際共黨近年來尚有成就的話，那就是在南越、泰國、寮國等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侵略，在歐美發動工潮、學潮、種族暴動等顛覆活動，在民主國家煽起姑息主義的思潮；而國際共黨本身則於六月間在莫斯科勉強召開了所謂全球性的共黨會議，通過了所謂團結反帝的基本文件。但另一方面，國際共黨的失敗也是嚴重的，那就是理論上思想上的分歧，所謂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馬列主義與非馬列主義的論爭，組織上親俄、親毛、或中立派系的分裂及其相互鬥爭；尤其去年八月俄共進兵捷克，今年三月匪俄邊境衝突，更說明共產集團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已走上互相顛覆和武裝鬥爭的階段了。

三、此次莫斯科國際共黨會議，以反帝反美為號召，作為各國共黨共同行動和團結的旗幟，因而以反戰為名發出和平宣言，並通過定期舉行世界反帝會議和紀念列寧誕生百週年的決議。會議文件說明國際共黨赤化世界策略並沒有變更：共產國家圖以社會主義的建設影響世界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而其對外政策，則仍為「和平共處」與「和平共存」，但這不適合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解釋，不適用於未取得政權的各國共黨階級鬥爭。因之事實上，各國共黨仍繼續其階級鬥爭與議會鬥爭，依各國不同的情況，採取暴力的或和平的方式奪取各該國的政權。在落後地區，則繼續推行其民族解放運動。在這次會議上，絕大多數共黨，均猛烈抨擊毛共路線及其分裂政策，在這一方面，俄共基本上達到了譴責和孤立毛共的目的。

四、莫斯科國際共黨會議前後，匪俄間不斷挑起邊境武裝衝突，雙方積極備戰並在邊境集結重兵，大有觸發大戰趨勢；但雙方均發表聲明，願意以談判方式解決邊界問題，這就說明：蘇俄在軍事上雖居優勢，但在政治上處於劣勢，找不到作戰的藉口，且大陸地廣人多，非突襲與速戰所能取勝；毛共雖驕武好戰，但軍事上處於劣勢，除以人民戰爭作防禦性的備戰動員外，不敢貿然發動戰爭，因而雙方的叫囂動員備戰，在目前，仍以應付邊境之突襲為主。

五、在這一情勢下，民主國家防止赤化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掃除對國際共產黨（包括毛共）任何幻想。目前流行的姑息論調，只能助長赤燄，引火燒身；在匪俄衝突中，主張聯俄制匪或聯匪制俄，或主張利用雙方，討好雙方，乃至幻想蘇俄之亞洲集體安全，寄望毛共之和平攻勢等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且有陷入圈套反被利用之虞。各民主國家先要有自強之道，在國內戰勝本國共黨，在國外謀求各反共國家的團結；以團結的民主力量，去對抗分裂的國際共黨，才能穩操勝

算！

今天天氣很熱，時間又已超出預定。謝謝大家！